

歌 剧

# 菜园新歌



山东人民出版社

歌 剧  
菜 园 新 歌

任 良 翰 賈 殿 彬 作  
姜 树 川 作 曲

山 出 版 社

二 年 · 济 南

## 內 容 提 要

春母給老伴过生日，到生产队的菜园里去摘菜，以为管菜园的刘成是自己的閨女女婿，所以到菜园后自己动手摘嫩黃瓜、拣好菜，并且不开菜条子，破坏了社員們集体訂的制度。她的錯誤思想和做法受到閨女女婿的批評。后来她在事实的教育与閨女女婿集体思想的感动下，轉变了思想。

这个小歌剧热情地歌頌了大公无私、坚持制度的优秀品質，批判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 歌 剧 菜 园 新 歌

任良翰 賈殿彬作  
姜 树 川 作 曲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909

开本 787 X 1092 毫米 1/32 · 印張3/4 · 字数 11,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統一書号：T 10099 · 932

定 价：(7) 0.09元

人物 刘成、春玲、春母。

时间 夏天。

地点 某生产队菜园一角。

幕启 刘成在用轱辘挽水浇园。

刘成 （唱一曲）

手摇轱辘口唱歌，  
一曲响遍五里坡；  
田园一片好景象，  
看在眼里喜心窝。  
不怕太阳如火毒，  
不怕汗水流成河，  
劳动换来果实甜，  
户户传来佳话多。

〔幕后老汉的声音：“小伙子！歇着干，别累坏身子熬不出个好老头来！”

〔姑娘的声音：“哎，口渴了买斤黄瓜吃吃吧！”

刘成 好哇，拿条子来！

〔幕后姑娘的声音：“没有条子给钱行不？”

刘成 没有条子动个黄瓜刺儿也不行！这是制度！

〔幕后老汉的声音：“小伙子，别太严格了！得罪了姑娘，你可找不着个办饭的！哈哈……”〕

〔接着爆发了一阵姑娘们的笑声。〕

刘成 （转身察看菜畦）多好的菜呵！

（唱一曲）

一道道菜畦水汪汪，  
水催瓜苗节节长，  
小葱韭菜绿油油，  
芸豆角多瓜儿胖。  
勤浇水，勤喷药，  
勤锄勤喂菜苗旺，  
番茄根下结土豆，  
一年四季不歇壤。

〔捧着渠道里的水洗了洗脸，又掬饮一口，站起来擦干脸上的水，望着菜园感慨地。〕

（唱一曲）

一道道清水嘩嘩淌，  
一簇簇菜花喷喷香，  
口渴喝口清泉水，  
又甜又香又清爽。  
水到畦满菜花荡，  
好象莲花飘水上，  
累了沿着畦边走，  
不觉周身添力量。

〔拿鐵下。〕

〔春玲手拿一草帽帽上。〕

春玲 （唱二曲）

水澆禾苗一片青，  
勞動歸來多輕鬆，  
離了大路過小橋，  
清清水流响叮咚。  
花邊草帽費巧工，  
上織農村好光景，  
村前村後樹成蔭，  
千頃良田一抹平。  
一個個青年學習好，  
一群群男女愛勞動。  
送給劉成頭上戴，  
爽呀爽在俺心中。

（陶醉地）……嗯。

〔枝頭蟬鳴。〕

（唱二曲）

耳聞枝頭蟬聲聲，  
手提草帽走如風，  
我爹今天過生日，  
我去菜園請劉成。  
面對清水整整容，  
邁開大步急急行，

一片菜园葱葱綠，  
为啥不見他的影？

刘成！刘成！〔边喊边下。

〔春母提竹籃上。

春母 （唱三曲）

眼望太阳快正南，  
家家烟囱冒炊烟，  
老头子今天过生日，  
我办飯忙了大半天。  
早晨蒸的佛手饊，  
中午擀的长寿面，  
葱姜肉絲切把好，  
猛然想起事一件。  
要燙酒，菜不全，  
順手挎起了小竹籃，  
菜园蔬菜样样有，  
黄瓜韭菜去办置点。  
俺老头在队里当队长，  
他白天黑夜不肯閑，  
过生日我叫他歇在家，  
他哼呵哈的又下了田。  
春玲下坡去澆地，  
也不早早回家轉。  
我忙了家里忙家外，

急急忙忙奔菜园。

哎，到了。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见菜地慕地）哟，自从俺那女婿接手管菜园，可真是大变样啦！

（唱三曲）

黄瓜结的有棒槌大，  
滴溜搭拉坠满架，  
韭菜长的赛马莲，  
南瓜象个胖娃娃。

（夹白）怪不得俺春玲成天价在我跟前夸奖他哪！

（唱三曲）

刘成这孩子真不差，  
十人见了十人夸，  
俺闺女伴上这好后生，  
好似金瓜配银瓜。  
明年两个成了亲，  
后年添个胖娃娃；  
粗眉大眼象他爹，  
瓜子脸蛋象他妈。

（如身临其境，作逗孩子状。自夸自笑被笑声警醒）呀，看我寻思哪去了。

（唱三曲）

放下篮子去摘瓜，

（夹白）哟！

一根棘针把手扎；

我拔下鋼針把刺挑，

(夾白) 哟，好深噢！

痛的我手指发了麻。

(將刺挑出，埋怨地) 咳，這棘針好象故意跟我為難似的。

(忽然想起) 哎，我光顧摘瓜，眼前一個人沒有，要外人看見了，能不能說長道短？……要不就等俺女婿回來？……可天又晌了，我還急等家去做飯。(思索片刻) 嗯，對，我只管先摘，等他回來我和他說一聲。反正世上的女婿都討丈母娘的喜歡。他也不能說我。

(唱三曲)

雙棒黃瓜心連心，

丈母女婿最親近，

滿架黃瓜隨心挑，

不要老的單揀嫩。

[劉成上。

劉成 大娘，你……

春母 噢，是劉成呀，你上哪去來？我張羅了半天，也沒找着你。春玲沒來？

劉成 沒有。

春母 你大爷今个过生日，叫你今晌午到我家里去吃寿面。

劉成 去了淨給你老人家添麻煩。

春母 哪里的話，自古以來，丈母娘愛女婿。別看春玲還沒過門，咱這門親戚可是鐵打的環羅——箍住啦！

劉成 大娘，你來摘黃瓜？

春母 对。

(唱三曲)

摘黄瓜，拌粉皮，  
我拌的凉菜有味气；  
香油陈醋小调料，  
蛋皮肉丝掺麻汁。  
还装了两瓶葡萄酒，  
叫你们吃的喝的都满意。  
来年你再到我家，  
我好好伺候伺候你。

天不早了，咱俩快动手摘瓜。

刘成 好。

(唱四曲)

、 拨开瓜叶往里瞧，

春母 (接唱)

吃瓜单把嫩的挑。

刘成 (接唱)

这一根，

春母 (接唱)

不带花；

刘成 (接唱)

这一根，

春母 (接唱)

黄了梢；

刘成 （接唱）

这一根，

春母 （接唱）

錐子把；

刘成，（接唱）

这一根，

春母 （接唱）

弓弓腰。

刘成 （接唱）

大娘单把嫩的摘，

春母 （接唱）

嫩的拌菜味道好。

刘成 （旁唱五曲）

光顧自己味道好，

不顧集体好和孬，

想不到她会这样做，

心里有話嘴难道。

（对春母）大娘，这嫩黄瓜正在长的时候呢。

春母 呵，春玲就愿吃嫩的。

刘成 誰也不愿意吃老的。这嫩的……

春母 能吃嫩的一口，不吃老的一根。

刘成 大娘，你一边歇着，我给你摘就行了。

春母 我不累，天快晌了，快摘吧，我还要家去忙活做饭呢。

刘成- (心生一計) 哎，大娘，你脸上是不是擦雪花膏来？

春母 哟，我这么个大老婆子还擦雪花膏。怎么，我脸上还有什么味道？

刘成 这个……

春母 噢，也許是洗脸胰子味吧？

刘成 (猛提醒) 对，問題就在这儿！

春母 什么呀？大惊小怪的。

刘成 黄瓜菜地就忌諱香胰子味。

春母 噢，那好，我不沾手，你給我摘吧。

刘成 (边摘边唱四曲)

伸手摘下瓜一根，

春母 (接唱)

这根也能有一斤。

刘成 (接唱)

增产全靠瓜儿肥，

春母 (接唱)

老瓜拌菜不如嫩。

刘成 (接唱)

为公要有公道心，

只論事来不論人。

春母 (接唱)

他摘大的我摘嫩，

和我使的是两股劲儿。

(旁白) 俺这个女婿真沒把我这个做丈母娘的放在心

上，放着嫩的不摘，給我摘这么些大棒槌。（見一嫩黃瓜，欲伸手去摘）你看这个……

刘成 （忙阻）哎，这是个瓜扭！

春母 就这样的才好吃哩！

刘成 这不能摘。

春母 那就算啦。你再去給我割点韭菜吧。

刘成 （忽然想起）哎，大娘，我还忘了，你打的菜条一共是几斤？

春母 天快晌了，离會計室又那么远，再說會計也不一定在家，我也沒打条子。

刘成 沒打条子不行呵。这是你家我大爷領着大伙訂的制度。

春母 制度也得灵活点，管对誰也制度？

（唱三曲）

你大爷成天价忙顛顛，  
从早忙到日落山，  
他不吃飯不进家，  
辛辛苦苦为社員。

刘成 （唱五曲）

他为社員不肯閑，  
又会打算又能干，  
为人办事很公正，  
不偏不向心底善。

春母 （唱三曲）

他为大伙冒大汗，  
大伙也该把水添，  
吃点瓜菜算来往，  
制度不能太死板。

刘成 （唱五曲）

我大爷可不讲价钱，  
样样制度执行的严，  
丁是丁来卯是卯，  
不论对谁一眼看。

他说：“制度是大伙订的，不管谁都一样！”

春母 一样还分不出个厚薄来呢！一样我怎么不请别的小伙子到我家去吃寿面？

刘成 （唱五曲）

大娘说话不在理，  
扯了队长又拉亲戚，  
吃菜不用开条子，  
好象这是应该的。

春母 天快晌了，我得赶快回家忙活饭去。

〔挎篮欲走。

刘成 哎，大娘，没有条子我没法交代。

春母 什么？你非要我的菜条子？（生气地）哼！

刘成 （唱五曲）

好言相劝她不听，  
惹的丈母娘气哼哼，

这事要是放过去，  
往后制度怎么执行？

（夹白）大娘，

（唱四曲）

菜园制度大伙訂，

春母 （接唱）

你不会一眼閉着一眼睜。

刘成 （接唱）

知錯犯錯不應該，

春母 （接唱）

到底咋办你吭一声。

刘成 （接唱）

鉄鎖不开钥匙配，

春母 （接唱）

我沒有工夫胡磨蹭。

刘成 （接唱）

听說丈母娘怕丈人，

春母 （接唱）

遇上俺老头可吹了灯。

刘成 大娘，我这个管菜园的官太小，說了不算，等俺大爷回来，我請示一下。

春母 什么？要請示俺家那老东西？算啦，算啦，我可不能叫这几根黄瓜药死。（旁白）这个事要叫俺老头子知道可就坏了。他这个人 and 我的脾气不一样，去年秋天我

上山，在道上拾了个谷穗，他硬逼着我送到場园去。我說：“一个谷穗有啥了不起，反正是拾的。”他說：“拾的也是队里的东西！”当时把我气的一下扔到院子里給鸡吃。結果他拾起来送到場园去了。咳，他生起气来和旁人可不一样，一不瞋眼，二不哈腔，抹着个烟袋巴嗒巴嗒老抽悶烟，有时一两天不吃飯，我就害怕他这个脾气。（对刘成）算啦，这菜我也不要了。（将菜倒出）今晌午这客，我也不請啦，怨你大爷沒有福份！吃頓糊涂面算了。

〔欲下。春玲拿草帽上。〕

春玲 刘成，你上哪去来？我找你半天。呐，（将草帽遞給刘成）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噢，娘也在这。

春母 （将春玲扯到一边）死了头，你不看看我晒的直淌汗！

春玲 （掏出手絹）呐，給你手巾。

春母 我不要这个！

春玲 你要什么？

春母 給我把草帽拿来！

春玲 娘……

春母 听見了沒有！

春玲 这草帽是我織的。

春母 你織的？这麦秸草还是我理的呢！

春玲 （犹豫片刻）好吧。（对刘成示意，接过草帽遞給春母）呐！

春母 你娘上山下坡，把脸都晒曝皮，正好，我戴着它。

（将帽子扣在自己头上。）

春玲 娘，这是怎么啦？

春母 人家把菜給咱扣下了！

春玲 为什么？

春母 你叫他說說吧。

刘成 （指菜籃向春玲示意）你看，还是叫大娘說說吧。

春玲 （唱二曲）

这个謎儿不用猜，

春玲俺心里已明白，

媽媽买菜沒打条，

刘成阻拦她火气来。

（故意地）娘，要不你偷着和我說說吧。

春母 我也沒做亏心事，还用偷着說啦。一句話，东不为，西不为，只因为你娘出了好心赚了驴肝肺。

春玲 这是什么意思？

春母 人家問咱要菜条子！（生气地轉身扭向一边。）

〔刘成向春玲耳語。春玲領悟。〕

〔刘成下。〕

春玲 咳，为这点小事何必抬杠。

春母 可真不值得。他呀，也就太小气了！

春玲 （故意玄虛地）是呀，你不会学着大方点！

春母 要是大方还好办呢！再說……

春玲 再說我爹又是个队长！

春母 是呀，他成天价为大伙还能干忙活？連出門亲戚家留个饽饽，还得給个桃压簋底哪！